

记一座地下交通情报站旧址

◎刘忠煊

我来到合浦县公馆镇浪坡村委徐屋场北楼地下交通情报站——“海角站”旧址参观，已经是第二次了。三年前的秋天，我曾经受徐锡维先生的邀请去过一次，并写下了《徐永清和他的“海角站”》一文。这次，徐先生并没有给我任务，但我想，对于革命旧址的宣传是不嫌多的，还是应该从另外的角度去写一写“海角站”旧址，哪怕是纪念也好。

一座隐藏在偏僻乡村的革命战争时期纪念性旧址，对于今天的村庄来说，已经不多见，因为经过岁月的洗礼，人为的变动，保护的力有不逮，大部分都已经不复存在，仅留下一个名称。而“海角站”则不同，徐锡维先生及其家人，出于对祖辈、父辈的敬爱以及对革命精神的敬畏，将这座祖屋保护得极好。他们每年都会回去一两次，对旧址进行清理、打扫和检修，不让其因为失修而倒塌。

据徐锡维先生介绍，这座祖屋是他爷爷所建，他的父亲徐永清于1919年出生在这里，如此算来，祖屋已经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。这是一座典型的客家住房——泥砖屋。客家人在古时候喜欢夯筑围城，围城之内则盖简易的泥砖屋来居住，一来降低成本，量入为出；二来冬暖夏凉，住着舒适。

泥砖屋虽然建造简易，但保护妥善也是可以延续百年不倒，譬如徐锡维先生家的这座。经过百年风霜侵蚀，老房子裸露着的外墙泥砖满是岁月腐蚀的斑痕，却仍然屹立不倒，那些凹下去的浅窝白和突出来的小石子，隐藏着与时空百年对话的温度。

这座小四合院的泥砖屋，坐西向东，西座五间房子，东座三间，南北各一间连起来，中间的一个小天井，如一个“P”字。南边是一处大门，也是唯一的出口，大门一关自成一统。这样的建筑形式，契合了客家人一大家子人聚居的心境。而1939年秋天之后，徐永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建立起中共合浦中心县委公馆区浪坡北楼地下交通情报站（后改名为“海角站”）时，这座小小的四合院，又成为了地下党组织领导、武工队员和伤病员过境、掩护和养伤的好场所。

徐永清入党那年刚满二十岁，是在宗亲大哥徐永源和族叔徐汝玆的介绍下入的党。他们三个成立了浪坡村党支部，利用夜校、伏击盐警队等形式，去启蒙和发动浪坡村的年轻人，带领他们从事革命地下活动，在浪坡村种下革命种子，掀起革命浪潮。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，浪坡村的革命活动在公馆地区做得有声有色，他们三人也被尊称为“浪坡三徐”。

徐永清当时在浪坡小学（时称公馆区第九联保小学）教书，后任校长，他以此身份作掩护建立交通情报站，得到了极大的便利。那时候，家里人对徐永清的革命工作很支持，徐永清白天要到学校上课，晚



“海角站”旧址。
(北海市党史研究室供图)

上才有空接待过境人员，或者护送领导到北边的白石水（现属浦北县管辖），有时候也送情报到广州湾（现广东湛江市）。当徐永清不在家时，徐永清的母亲陈汝秀、妻子陈秀莲就替代徐永清接待。特别是一些伤病员，不敢留在自己的家里疗伤，偷偷转到同宗亲的家里去，由女眷们去送饭、送药。

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徐锡维是徐永清的小儿子，对于当年的革命事迹，父亲很少提及，都是母亲跟他讲一些关于“海角站”的往事。徐锡维在回忆父亲的一篇文章《我的党员父亲》里说道：“1940年，父亲在中共南路纵队领导下的浪坡北楼交通站（即广东省合浦县公馆区地下情报交通站）任站长。抗战时期，祖母和母亲都在父亲影响下成为了中共地下党的交通员，一家人接待来往的革命同志，掩护伤病员。一次，我的母亲为安顿好几位路过的伤病员，省下米饭给同志们吃，她自己忍饥挨饿，到了深夜，实在饿得撑不住了，就悄悄生火煮了点发芽的木薯吃，没想到中毒昏迷过去。”这样的事例，情真意切又让人觉得可敬。

据党史资料介绍，除了伤病员，当时地下党的一些干部经常到徐屋场北楼来隐蔽或者疗伤，他们都是“缩山”（客家话，意思是进山打游击）的人。譬如阮明（时任公馆区特派员、钦廉四属特派员）、高谭（即谭俊，接阮明任公馆区特派员）、张进煊（时任合浦县委书记）、陈华（时任钦廉四属特派员、中共六万山地委书记）等等，陈华还是用轿子抬过来，因为他腿伤，走不了路。由此可见，北楼交通站对于革命很重要。

那时的钦廉四属地区，党组织建立有一个完善

的地下交通情报网，尤以公馆地区最重要，因为钦廉四属的主要干部如阮明、谭俊、陈华、张进煊等长期在公馆大廉山活动，指挥整个钦廉四属的革命活动。浪坡北楼交通站处于大廉山往南路特委的关键位置上，更加凸显了它的重要性，接待任务很繁重。据徐锡维母亲的估计，他们这个“海角站”至解放前夕，接待过境或者疗伤的人员超过千人。

在浪坡村，因为徐永清的校长身份，备受乡邻的尊崇。浪坡村下属的自然村有十余座，如牛湫塘、大村、徐屋场、根竹山、新庵、园岭、大岭、茶山角、番薯坡、独山、亚婆墓、海山、麻老角等，大部分都是徐氏人家，属于徐永清的宗亲，因此，在遭遇公馆区公所军警的突袭或者围剿时，常得到宗亲的通风报信或掩护。据村里老人回忆，公馆圩镇旁边的牌坊坡村也多是徐姓人家，每当有军警集合出动的消息，他们便派人来到徐屋场报信，当即转移相关人员，让军警扑空。所以，成立北楼交通站以来，直至解放，这里都没有受到过破坏，是一个高效且安全的交通站。

1947年冬，钦廉四属特派员陈华指派姚国厚对交通站进行全面的整顿：一是重新定站名，以利于保密和联系；二是选派政治上可靠的同志担任站长，充实交通站工作人员。在合东南地区，把杨桃树村建立为交通总站，名为羊站，下设18个交通站：海角、捷讯、电波、海马、固本、联报、水波、海丰、海洋、战马、战车、海水、西林、天站、石云、高站、水车、坦克等。到现在，这些交通站的名字还记录着，但旧址均已不复存在，唯有“海角站”的旧址还在，这值得我们去维护与缅怀。

如今，徐锡维家的这座老宅子，既是一部沉默的党史图书，又是一座活着的有机体。我们在它斑驳的墙体下触摸到革命年代的震颤，在陈旧的空洞中听见文明更迭的回响，这让我们深刻体悟到海德格尔所说的“栖居”本质——建筑不仅是容器，更是时间本身的生长形态。我们伫立于它的跟前时，仍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精神的传承。

我们所参观的“海角站”旧址已经空了，里面没有一件旧物陈设，也长期没有人居住，里面的物件已被全部转移。徐锡维说，应北海相关部门的请求，他们把一部分“海角站”的物件和徐永清的一些个人物品借到了北海老街“丸一药房”的二楼的展厅里布展了，那里也是一个值得去打卡的红色教育基地。



珠城记

沿海岸线漫步

◎邹 静



西村港大桥 黄祖松 摄

当北纬21度的阳光洒向亿万只沙蟹的洞穴，背甲青灰的小可爱挥舞着小鳌足，在银滩湿润的泥沙上滚动出一个个珍珠般圆润的小沙球时，北海的夏日浅滩上，一群群身穿彩色泳衣的小娃娃正尖叫着躲避一波波汹涌的浪花，家长们轻拥着把孩子举过头顶，背着、笑着踏浪而去……

一年四季，北海海岸的美是永不重复的诗篇。春有椰子林身穿青绿色时装；夏有凤凰花在岸边燃烧；深秋的晨雾给红树林披上白纱，退潮的滩涂像裸露的大地肌肤，跳跳鱼在泥淖中欢跳嬉戏；冬日的阳光依然慷慨得将沙贝晒得发烫，迁徙的水鸟停驻休息，为寂静的海岸再添生气。

我喜欢沿着银滩海岸线行走，银白的细沙在脚底沙沙作响，一踏一步一吟唱。沙滩上，时有贝雕爱好者在仔细搜寻着大海送来的新贝，美丽的红口螺、洁白的月亮贝、可爱的虎斑贝……大的小的或残破的都能在他们手下化作展翅的雄鹰、精美的饰品，栩

栩如生的花、虫、鱼虾。经过岸边的非遗美食店，飘来蟹仔粉的鲜香，软糯清香的竹壳粿、用新鲜黑土猪假茶叶制作的客家大肉粽，让人移不开脚步。疍家小镇里，疍家阿婆汤锅里的沙虫干与新鲜的鱿鱼、虾、车螺、海带共舞，在蒸腾的热气中，用长柄瓢羹轻轻搅动，像在调和大海的滋味……

沿着海岸线漫步，远方的西村港大桥如一双巨臂，托举海岸，桥下的货轮满载北海的希望：工业园的海鸭蛋香润流油，沙虫干、虾米、瑶柱装在印有“北海特产”的包装袋里，珍珠、贝雕、角雕等工艺品被小心翼翼包装，即将漂洋过海。港口的集装箱堆叠如积木，起重机起起落落间，一艘艘货船满载货物，即将远航。

最动人心魄的是夕阳西下的金海湾红树林。太阳轻轻一挥手，就将整片天空变成金色、橘红色，退潮的滩涂闪烁着金光，变成了金沙泥。千万株红树扎根滩涂，像古代忠诚的暗卫默默守护着这片海域。

归巢的白鹭群掠过水面，翅尖沾着被霞光亲吻过的海水，或在枝头梳理羽毛，或飞上飞下，饿了就下水抓小螺小鱼当晚餐，甚为有趣。

黄金北岸的霓虹次第亮起，“北部湾一号”在岸边睁开眼睛，高德古镇的灯笼在晚风中摇曳。沙滩上的露营者支起帐篷，打开音响，摆上烤架，享受夜生活，老老少少沿着海岸线漫步，吹着海风，参加露天音乐派对。

夜色中的潮水依然在涨落，红树林的根系依然在呼吸，沙蟹依然在盘着沙球，只是岸边的楼房似乎更高了，港口的货轮更大了，四方游客也更多了。北海经过四十一年的一步对外开放时光，基础设施越来越好，经济发展越来越快，生态也越来越美。

潮起潮落，每当我站在美丽的北海海岸线上，目之所及是浅蓝到深蓝，心之所感是生生不息的力量——这便是北部湾海岸线最动人的模样。



百姓生活

西门江畔闹端阳

◎黄铭雄

农历五月初一的晨曦刚染亮合浦的天际，我便踩着微润的石板路匆匆赶往三甲社。远处的西门江早已人声鼎沸，仿若一幅徐徐展开的民俗长卷。同事们倚在桥上翘首以盼，目光中满是对这场传统盛会的期待。

不多时，三甲社门口骤然响起激昂的锣鼓声，节奏铿锵有力，似要唤醒沉睡的节日灵魂。两头威武的醒狮腾跃而起，金红相间的狮皮在晨光中闪耀，灵动的身姿时而俯身亲昵，时而昂首咆哮，将祥瑞之气散播四方。紧接着，鞭炮齐鸣，炸响的声响如爆竹连珠，硝烟升腾间，弥漫着浓浓的节日氛围。走进三甲社，堂前的供桌上，一只油亮金黄的烤猪尤为醒目，寓意着丰收与富足，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。

行至西门江畔，眼前的景象令人心潮澎湃。一艘装饰古朴的木船缓缓驶来，船头站立着装扮成屈原的演员。他身披广袖长袍，衣袂随风飘动，眉目间尽是忧国忧民的深邃与悲悯。那凝重的神情、微微蹙起的眉头，仿佛穿越千年时光，将屈原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，让人不禁沉浸在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传承之中。船身两侧“舟行美湾畔，福满合浦城”的对联，红底金字，熠熠生辉，描绘出了合浦的秀丽风光，也承载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殷切期盼。船中，一群汉子正奋力敲击着锣鼓，激昂的鼓点声震云霄，与江水的潺潺流动声交织在一起，奏响了一曲独特的节日乐章。

在“屈原”巡江的船两侧，两条龙舟如忠诚的卫士，紧紧相随。龙舟上

的健儿们身着统一的队服，精神抖擞，他们手持船桨，整齐划一地在水中划动，动作刚劲有力，溅起朵朵洁白的水花。龙舟如离弦之箭，在江面疾驰，身后拖着长长的波纹，仿佛在江面上绘制出灵动的线条。

紧跟在龙舟之后的，是承载着合浦“非遗”文化的“老杨公”和“珠还合浦”花船。“老杨公”花船上，艺人们身着传统戏服，正演绎着古老的传说与故事，那婉转悠扬的唱腔，带着浓郁的地方特色，在江面上回荡；“珠还合浦”花船则以精美的装饰展现着合浦作为南珠之乡的独特魅力，船上演员头上的珠饰，在阳光下闪烁着璀璨的光芒，仿佛将千年的南珠文化凝聚于此。

西门江两岸，早已是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。男女老少齐聚江边，脸上洋溢着喜悦与兴奋。有的踮起脚尖，伸长脖子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江面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瞬间；有的拿着手机、相机，不停地拍摄，想要将这美好的时刻永久留存。阁楼上别有一番景致。人们或悠闲地品着香茗，或品尝着香甜的冰淇淋，在欢声笑语中欣赏着江面上的热闹景象。他们时而为精彩的表演鼓掌喝彩，时而与身边的人分享着内心的喜悦，整个西门江畔沉浸在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之中。

这一场闹江盛会，不仅是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，更是一次传统文化的生动传承。它让古老的习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活力，让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，都能感受到合浦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浓的乡情。

回首

寒夜渔火

◎刘雪梅

1980年的粤西乡村，蝉鸣与稻香构成了燕子最初的记忆。作为家中长女，她身后跟着三个妹妹和两个弟弟，像一株蓬勃生长的甘蔗林。父母虽是面朝黄土的农民，却有着不同于乡邻的远见——他们坚信，六个孩子的书包比谷仓里的粮食更金贵。

当同龄女孩开始学绣花时，燕子的指尖已被收割稻穗留下的茧所包裹。全家承包的十二亩水田里，六个小身影在插秧季弯成绿色的弧线，秋收时又变成移动的草垛。父亲在鱼塘边搭的草棚，成了他们的自然教室：弟弟数着鸭群破晓时的啼叫，妹妹记录着不同月份的水温变化。那些被太阳晒得黝黑的皮肤下，跳动着对土地最原始的认知。

1993年冬天，寒夜凌晨四点的村道上，手电筒的光圈里飞舞着银针般的细雨。她带着弟妹妹走向鱼塘时，听见自己的胶鞋踩碎薄冰的脆响。远处那盏摇晃的矿灯下，父亲正独自在齐膝的

冰水里布网，岸边的火堆被雨水浇成缕缕青烟。阿爸，我们来了！冻僵的罗非鱼在网中跳跃，溅起的水花混着雨水糊住了视线。燕子突然看清了父亲棉袄肘部磨破的补丁，看清了他发紫的嘴唇上咬出的牙印。那一刻，某种比寒风更锐利的东西刺入了少女的心脏——原来那些笑着说说不累的夜晚，父亲一直独自在和生活较劲……

师范录取通知书到来那天，父亲蹲在门槛上反复抚摸那个鲜红的印章。燕子望着他开裂的指甲缝里永远洗不掉的泥土色，突然明白：这双粗糙的大手不仅为她推开了校门，更为她推开了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世界。

如今站在讲台上，燕子总在晨曦微露时望向窗外。那些曾经觉得永远走不出的稻田，早已化作她教案里最生动的比喻。而每个飘雨的深夜，记忆深处总会亮起一盏温暖的渔火——那是父亲用脊梁为这个家庭、为六个孩子点亮的明灯。

寻常事

夏日喜雨

◎梦唐朝

一场突如其来的雨，让久旱的焦躁凉了下来，干裂的土地滋滋冒起了烟，蔫巴的庄稼从头到脚痛快地淋了个澡，瞬间精神了许多，绿了不少。

这是一场夏日喜雨，期盼已久的清凉。去年冬日至今，一直未尝有雨，土地早冒干骨，都忘记了下雨的样子。久违的一场雨让大家在微信群里奔走相告：“我们这下雨啦！”久旱逢甘霖，是值得庆祝一番的，地里的花生可以落针结实，甘蔗可以拔节长高，玉米可以更加饱满。雨水补上了干旱的欠

账，缓解了农民的焦虑。瓢泼大雨涤尽阳光炽热的尘埃，浇透口干舌燥的每一片绿叶，廓清了天空与大地的边界，一空天蓝，一地青绿，天地间清爽弥漫。习习凉风，吹落阵阵木棉飞絮，纷纷扬扬落了一地“雪”，软软地铺在青草坪，青青白白，又是五月风飞絮。夏日的雨，本是寻常事，一场久旱的雨，洗刷万物，催生郁郁葱葱，生机勃勃，弥足珍贵。任由雨下吧，喜迎夏日清凉，田野里，虫鸣阵阵，蛙声一片，庆祝久违的雨，田间的嬉戏。